

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

春秋公羊传

李维琦 邹文芳 注译



岳麓書社

春秋公羊传

李维琦 邹文芳 注译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公羊传/李维琦,邹文芳注译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21.6

(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)

ISBN 978-7-5538-1363-9

I. ①春… II. ①李…②邹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春秋时代—史籍
②《公羊传》—注释③《公羊传》—译文 IV. ①K225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176985号

CHUNQIU GONGYANG ZHUAN

春秋公羊传

注 译:李维琦 邹文芳

责任编辑:陈文韬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罗志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:0731-88804152 0731-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版次:2021年6月第1版

印次:2021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13.375

字数:334千字

ISBN 978-7-5538-1363-9

定价:45.00元

承印: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-88884129



前言

东周时期，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录本国的历史，《墨子》中曾言：“吾见百国春秋。”如燕国、宋国、齐国的国史均叫作《春秋》，而晋国、楚国所记国史则分别叫作《乘》和《梲杙》，可见，“春秋”一词是当时各国所记国史的通名，并非一国专有。后世流传至今的《春秋》，实际上是《鲁春秋》，系鲁国历代史官对本国历史的记载，后孔子选取其中鲁隐公到鲁哀公之间 242 年的部分进行了修订。经孔子加工过的《春秋》，文本中表现出了他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，秦汉以降的儒者，便奉之为儒家经典。

所谓“传”，实际上是传承师说对“经”作出解释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关于《春秋》的解经流派有五家，其中的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早已失传，时人能见到的只有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三家。《公羊传》，就是姓公羊的学者对《春秋》这部史书作出的解释。相传这个创立如是解释的人叫作公羊高，战国前期齐国人氏。他把这种解释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一直传到第六代公羊寿那里，这已是汉景帝当政之时了。公羊寿与他的弟子胡毋子都，共同用当时通行的汉字，把这种口口传授下来的解释写成了文字，这便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《公羊传》的母本了。论作者，也就是形成文字的人，当然就该说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二人。讲学说，那就要推寻到公羊高，而公羊高据说是子夏的学生，这就要推寻到孔子的学生子夏那里去了。从战国到汉景帝时期，这一两百年间必定还有不姓公羊的公羊学者参与其中，使公羊学说得以发展和完备。《传》中有“子沈子曰”“子司马

子曰”“子女子曰”“子北宫子曰”“高子曰”“鲁子曰”等，知这些人应该都是公羊学说的经师大儒，才会被引用以证成其说。

《公羊传》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举其大要而言，有以下数端：

大一统思想。春秋时代，列国纷争。《春秋》只认一个王朝，也就是周文王传下来的这个王朝为正统。北晋、南楚、东齐、西秦等，一概不认。所谓大一统便是指此。《公羊传》隐公元年曰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“大一统”的说法便来源于此。原意是说，为什么《春秋》经要说“王正月”，是因为它看重周王这个正统。由于《春秋》中处处都在维护这个正统，这层意思贯穿了全经，后人便名之曰“大一统”思想。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“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也。”实指天下诸侯，所有疆土，全国人民，皆统系于一个政权，而无分裂侷离。

华夷转化论。《公羊传》中多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华夷，且华夷可以互相转化。“夷狄”受到赞许，可被称为“子”，而“诸夏”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，则会被视为“新夷狄”。

例如，《公羊传》宣公十二年：

[经]夏，六月，乙卯，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郟，晋师败绩。

[传]大夫不敌君，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？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。

楚本是南方后进国家，诸夏以夷狄视之。这一年楚伐郑，郑伯肉袒至楚师谢罪。楚王于是下令退师。将军子重不欲。楚庄王以理晓之，曰：“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，要其人而不要其土。告从不赦，不详。”楚、晋战于郟，晋师大败。楚庄王曰：“两君不相好，百姓何罪！”遂班师，不逐晋人。《公羊传》记载了楚庄王伐郑而舍郑、大败晋军而不追逐，证明楚庄王能讲礼义，在文明和道德上胜过晋人，故赞许楚王

“有礼”，进爵为子，而对“诸夏”的晋国加以贬责。

《公羊传》昭公二十三年：“中国亦新夷狄也。”注家以为是指昭公二十二年，王室内乱，王子们互相杀伐，上下败坏，诸侯无救助者，这便是夷狄之行。一说是指陈、蔡新受楚封，率诸小国以附楚，于是成了新的“夷狄”。

三世说。《公羊传》先后三次讲“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”。（分别见于隐公元年、桓公二年、哀公十四年）意思是说亲见的时代、亲闻的时代与传闻的时代的时代的历史，在写法和说法上不尽相同。写现当代史，写近代史，写古代史，不可以是一个模子。因为时代在变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。这给了后世学者以宝贵的启迪。

反经合道。其事主要见于《公羊传》桓公十一年：

[经]九月，宋人执郑祭仲。

[传]祭仲者何？郑相也。何以不名？贤也。何贤乎祭仲？以为知权也。

原来郑国有块飞地在留，祭仲到那里去视察，途经宋国。宋把他扣下来。释放他的条件是，废现在的国君忽（郑昭公），立宋国的外甥突为国君。祭仲竟然答应了，并且实施。《公羊传》认为祭仲做得对，这是“知权”。他们的理由是：如果不答应，忽会被宋进军杀死，郑会灭亡。而如果答应了，那么，“君可以生易死，国可以存易亡”，国君不会死，郑不会亡。况且稍后一点儿，忽还可以回来做国君，还可以把突赶走。祭仲作为人臣，擅自废立君主，而且是在他国压力下进行废立，大逆不道，所以叫作“反经”。可他这样做，既保全了国家，又保存了国君的生命，符合保国安民的根本大道，所以叫作“合道”。反经而合道，就是“知权”，《公羊传》就称祭仲是“贤”。但公羊学者也提出知权的原则，以免他人乱用：“行权有道，自贬损以行权，不害人以行权。杀人以自生，亡人以自存，君子不为也。”

礼义高于一切。公羊是孔孟这一派的，讲究礼义，自不消说。他们不单是讲礼义，而且讲得非常彻底，认为礼义是高于一切的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礼义是裁断是非不可改变的原则。

《公羊传》僖公二十二年有载：

[经] 冬，十有一月，己巳，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，宋师败绩。

[传] 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。楚人济泓而来。有司复曰：“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。”宋公曰：“不可。吾闻之也，君子不厄人，吾虽丧国之余，寡人不忍行也。”既济，未毕陈，有司复曰：“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。”宋公曰：“不可。吾闻之也，君子不鼓不成列。”已陈，然后襄公鼓之，宋师大败。

《公羊传》于是论曰：“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大礼，有君而无臣。以为虽文王之战，亦不过此也。”孔子以为（实是《公羊传》以为），在重大礼义面前，战争胜负退居次要地位，精神超越肉体，高尚超越琐屑，独大其“不鼓不成列”，不乘人之危，正而后战。孔子许其正，赞其为“文王之战”。然而文王果如此作战，其不能得天下可以前定。战争中最高仁义是战胜敌人，以求得保民而王，使自己免于覆亡。故论者多以为宋襄迂阔，非真知仁义者。

复仇，虽百世可也。《公羊传》庄公四年：

[经] 纪侯大去其国。

[传] 大去者何？灭也。孰灭之？齐灭之。曷为不言齐灭之？为襄公讳也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。何贤乎襄公？复仇也。何仇尔？远祖也。哀公亨乎周，纪侯谮之。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，事祖祢之心尽矣。……远祖者，几世乎？九世矣。九世犹可以复仇乎？虽百世可也。……

《公羊传》称许齐襄公九世复仇。为齐灭纪找理由。与其说是为贤者讳，不如说是为强者辩。一百五六十年前的事，从哀公算到襄公的父亲，已九历齐君，然后来算老账，要灭掉纪国。且烹齐君是周室

行王法，纪侯说没说坏话，这坏话是不是哀公的实际，都在未知之数。以此作为灭纪的借口，正像寓言所说狼吃羊的借口一般：“我听说你去年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。”

然而历史学家言必有中，是不可以随便敷衍的。他是让后人牢记复仇之义，让我们长点记性。假如有个国家就在我们身旁，曾极大伤害我们国家民族，并且从未全民悔过，欺软服硬，随时准备乘机再起，你能放心睡大觉吗？百世复仇亦不为过，这是对我们民族健忘症的有力鞭挞。

隐讳之道。《公羊传》闵公元年：

[传]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

鲁庄公死，接下来是闵公，闵公二年即被弑，然后是僖公接位。这里有一场凶险诡谲的斗争。庄公正妻无子，谁来继位，就成了问题。他有三个庶出的儿子：公子启、公子般、公子申。庄公属意般，要他接位。庄公有三个弟弟，也有抢班的可能性。大的叫庆父，有野心，想继位，他与庄公正妻哀姜有染。第二个弟弟叫叔牙，庄公问他后事，他回答说兄终弟及，就是要庆父接班。第三个弟弟叫季友，庄公问他后事，他说有子般在。这符合庄公心意，于是就付与外国政。庄公三十二年逝世，季友奉公子般为国君。为了保证子般上位，季友强迫哥哥叔牙服毒而死。庆父与哀姜通谋，叫一个仆人杀了子般，把公子启扶上正位，公子启是哀姜妹妹（随哀姜嫁鲁的女弟）的儿子。这就是闵公。闵公二年，庆父又把他杀了。于是季友奉公子申为国君。这就是僖公。齐桓公支持季友，把逃出国的哀姜处死，并且不接纳庆父从莒国奔齐。庆父想请季友接纳他回国，季友拒绝，于是庆父自杀。这样一件牵涉到三位国君、三个公子、两个外国齐与莒、一位夫人，中等国家鲁国因继位而内乱的大事，在《春秋》经里直接写的，只有这样几笔：

(庄公三十二年)七月，癸巳，公子牙卒。

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子般卒。

(闵公二年)秋，八月，辛丑，公薨。

九月，夫人姜氏孙于邾娄。公子庆父出奔莒。

(僖公元年)秋，七月，戊辰，夫人姜氏薨于夷，齐人以归。

除了剪裁简略，以及因前后文能明了的因素之外，就都是隐讳了。为什么要隐讳？《公羊传》解释说，是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。子般与闵公被弑不记，那是为尊者讳。弟弟杀了哥哥也不讲，因季友是贤人，那可以说是为贤者讳。这都是明说了的，还有未明说的，这里头也包括了为亲者讳。庆父作恶多端，奸国君夫人，两弑国君，又叛逃国外，最后他的自杀该不该记一笔呢？《春秋》未记，这应当是为亲者讳。庆父不过就是桓公的儿子，庄公的弟弟罢了，凭什么不记他的自杀？其实，庆父之死，是国内外都高兴的事。齐国人不是说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”吗？他们也希望鲁国安靖。

春秋时期，史学家分两派，其中一派主张秉笔直书，孔子这一派则主张讳。写史三讳，说明其大一统思想之坚定性，遵循周礼的一贯性，并不失高尚与尊严。凡所讳，都是现实中的丑恶，与理想背道而驰。研究“讳”，也就接触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也就认识到了那个社会的不合理，继而认识到其崩溃与再造是绝然不可避免的。

就说这七条，还有一些条目，未能全部胪列。例如“实与而文不与”，与三讳之道略似，就不再详尽论述了。这么几条，单独看都有其可议处。但就公羊学说而言，不可或缺，都是为了适应西汉初年的政治需要而设。比如大一统理论的产生与传播，是与政治上削藩同步的。吴楚七国之乱，正说明大一统思想的迫切性。汉朝统一全国后，多民族杂居，宣扬华夷互相转化论，有利于社会进步，有利于各民族和谐

相处。世移时易，认识社会具有发展的特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，也是改朝换代之后广大民众所急需的，这时三世说应运而生。又如九世复仇的观点，放到汉朝初年来看，那便是汉高祖遭受白登之围，作为国耻，那是货真价实的，吕后当政后也没有少受匈奴的侮辱。从那时开始，官民中的复仇观念当是根深蒂固。经过文景时期的酝酿，这个耻辱直到卫青霍去病时代才得以洗雪。

如果我们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，那么再反观《公羊传》的作者问题。公羊高活在战国时期，他不可能预见到西汉前期的政治形势。我们认为公羊寿和他的学生胡毋子都写就了《公羊传》，这便有了更多的佐证。至于上溯至公羊高，那也许是托古自重，或者说托家学以自重。公羊高也曾经是一位学者，家教也应该有的，但未必就全是《公羊传》里所说的这些了。

《公羊传》汉时大盛，是最早立为学官的科目之一，且一直不可动摇。主要取他的大一统理论。到晚清时亦曾大盛，主要取其三世说，以为变法之经典依据。公羊学者，汉时首推何休，著有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，后人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著名学者董仲舒，主张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为汉武所采用，影响深远。董治“公羊春秋”，其学说与《公羊传》关系颇深。到清代，刘逢禄作《公羊何氏释例》《公羊何氏解诂笺》，陈立作《公羊义疏》，为研究《公羊传》的重要参考书。近年出版的有关《公羊传》的著述不少，来不及引用。如果与我之所说相似，那叫作所见略同。如果所说各异，那定可做我说的纠正和补充。

本书以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为底本，在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，加上自己的心得。本书校勘的基本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，就不改动原文。随便改动原文的，往往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否定，应引以为戒。至于语词意义，我也尽量做到要有依据，不自出心裁。个别地方实在难以说通，有采用今人说法而加以己意的，这也是出于不得已。

本书翻译最主要的困难是传文精要，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解说，即使译成白话，也是莫知所云。我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加用括号，在括号里说一些有助于理解的话。但括号不能多，括号里的话同样不能多，多了就不像对原文的翻译了。我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斟酌这些括号。效果如何，自然要等待公议。

《春秋》十二公，“隐公”“桓公”等是他们死了才加的谥号。但为了理解和称呼起来方便，在他们还活着的年代里，译文就直称隐公、桓公等，谨在这里作一说明。

目 录

隱公	001
桓公	029
庄公	059
閔公	111
僖公	117
文公	180
宣公	215
成公	249
襄公	280
昭公	327
定公	374
哀公	398

隐公

隐公元年

原文

【经】元年¹，春，王正月。

【传】元年者何？君²之始年³也。春⁴者何？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⁵？谓文王⁶也。曷为⁷先言王而后言正月⁸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⁹也。公何以不言即位？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？公将平国¹⁰而反之桓¹¹。曷为反之桓？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¹²，其为尊卑也微，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，诸大夫扳¹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

译文

【经】鲁隐公元年，春季，周王的正月。

【传】“元年”是什么意思？是做国君开始的那一年。“春”是什么意思？是一年开始的那一季度。“王”指谁？指周文王。为什么先说“王”后说“正月”？因为这“正月”是周文王改定的周历正月。为什么要用周文王的周历正月？这是为了表示大一统。记隐公为什么不写他即位？这是成全隐公的意愿。成全隐公的什么意愿？隐公将在治理好国家以后将君位归还给桓公。为什么要将君位归还给桓公？桓公年龄小而身份尊贵，隐公年长而地位卑下。他们所处的尊卑地位不明显，鲁国（一般）人没有知道的。隐公年长又贤明，大夫们把隐公请出来，

焉而辞立，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；且如¹⁴桓立，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¹⁵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，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，何以不宜立？立適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。¹⁶桓何以贵？母贵也。母贵则子何以贵？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。

奉他为君。隐公在这个时候辞让，就不知道桓公将来(是否)必定能立；如果桓公立为君就怕大夫们不能辅佐幼主。所以隐公立为君，是为了桓公(将来)能立为君。隐公年长又贤明，凭什么不应该立？立嫡子凭年长，不凭贤明；立庶子凭地位尊贵，不凭年长。桓公凭什么地位尊贵？因为他的母亲地位尊贵。母亲地位尊贵，儿子为什么就尊贵？儿子凭母亲的尊贵而尊贵，母亲凭儿子的尊贵而尊贵。

注释 1 元年：鲁隐公元年，公元前722年。 2 君：君主。天子、诸侯都可称君。这里指鲁隐公。隐公名息姑(《史记·鲁世家》作“息”)，周公旦之子伯禽的七世孙，鲁惠公的庶长子，其母声子。惠公卒后，他当位行君事。在位十一年。谥隐。 3 始年：以新君年次纪年的第一年。《春秋》是一部以鲁史为主的编年史，以鲁君即位的年次分年纪事。上自鲁隐公元年(前722)，下至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)。历十二公，共记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。新君于旧君去世那一年继位，仍以旧君的年次纪年。次年正月新君举行即位大典，才开始以新君的年次纪年，称为“元年”。 4 春：《春秋》纪月，于每季之首标明春夏秋冬四时。 5 孰谓：是指谁。孰，谁，疑问代词宾语提前。 6 文王：周文王姬昌。商末周族首领。他的儿子武王推翻商纣的统治，建立周王朝。 7 曷(hé)为：就是“何为”，为什么。 8 正月：一年十二个月的头一个月。 9 大一统：尊重一统这个根本原则。一统，是说普天下都统一于周王，按周正来统一历法。周王制定正朔，号令天下。古时王朝易姓，要改正朔、易服色，即更改岁首之月和车马祭牲的颜色，一切重新开始。夏正建寅，以今农历正月为正月；殷改建丑，以夏

历十二月为正月；周改建子，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。 10 平国：把国家治理好。平，治理。 11 反之桓：把统治权归还给桓公。反，同“返”，归还。桓，桓公，隐公的异母弟。 12 尊、卑：宗法制度中根据嫡庶亲疏而区分的地位的高低。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宋国的孟子。孟子早卒，无子。媵妾声子代理内事，生隐公。后来惠公又正式娶宋武公的次女仲子，生桓公。仲子的地位高于声子，她们的儿子因而也有尊卑之分，“桓贵”而“隐卑”。 13 扳(pān)：本义是攀援。这里是尊奉的意思。 14 且如：假如。 15 相：辅佐。 16 適：通“嫡”，这里指正妻所生的儿子。 子：这里指庶妾所生的儿子。

【经】三月，公及邾娄¹仪父盟于昧²。

【传】及者何？与也。会、及、暨，皆与也。曷为或言会，或言及，或言暨？会犹最³也，及犹汲汲⁴也，暨犹暨暨⁵也。及，我欲之。暨，不得已也。仪父者何？邾娄之君也。何以名？字⁶也。曷为称字？褒之也。曷为褒之？为其与公盟也。与公盟者众矣，曷为独褒乎此？因其可褒而褒之。此其为可褒奈何⁷？渐进⁸也。昧者何？地期⁹也。

【经】三月，隐公与邾娄仪父在昧地结盟。

【传】“及”是什么意思？是“与”的意思。会、及、暨都是“与”的意思，为什么有的地方用“会”，有的地方用“及”，有的地方用“暨”？“会”是会聚的意思，“及”是急迫的意思，“暨”是果断刚毅的意思。“及”是我要这样，“暨”是不得已。仪父是什么人？是邾娄国的国君。为什么称他的名？那是他的字。为什么称他的字？是褒扬他。为什么要褒扬他？因为他与隐公结盟。与隐公结盟的人很多，为什么独独要褒扬他？因为可以褒扬就褒扬他。说他可以褒扬是怎么回事？是显示他（率先与隐公结盟）将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昧是什么？是约定的会盟地点。

【注释】 1 邾(zhū)娄:即邾,国名。鲁的邻国,曹姓。 2 昧(miè):鲁地名,一作姑蔑,或作蔑。在今山东泗水东。 3 最:聚集。 4 汲汲(jíjí):心情急切的样子。 5 暨暨(jìjì):果断刚毅的样子。 6 字:古人多有名有字,称字表示尊重。邾娄之君名克,字仪父。 7 奈何:疑问代词,这里是问情况。 8 渐进: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9 地期:约好相见的地方。期,邀约,约定。

【经】夏,五月,郑伯¹克²段于鄆³。

【传】克之者何?杀之也。杀之则曷为谓之克?大⁴郑伯之恶也。曷为大郑伯之恶?母欲立之,已杀之,如⁵勿与而已矣。段者何?郑伯之弟也。何以不称弟?当国⁶也。其地⁷何?当国也。齐人杀无知⁸,何以不地?在内也。在内虽当国不地也,不当国,虽在外亦不地也。

【经】夏季,五月,郑伯在鄆地战胜段。

【传】战胜他是什么意思?是杀了他。杀了他,为什么叫战胜他?是认为郑伯的罪恶大。为什么认为郑伯的罪恶大?母亲要立段为君,而郑伯却杀了他,倒不如(原先)不给他封地为好。段是什么人?是郑伯的同母弟。为什么不称弟?因为段与国君对等。记下地点是怎么回事?因段与国君对等。齐人杀无知,为什么不记杀的地点?因为是杀在国都内。杀在国都内的,即使与国君对等,也不记杀的地点;不是与国君对等的人,即使杀在外地,也不记杀的地点。

【注释】 1 郑伯:指郑庄公。 2 克:战胜。 3 鄆(yān):本是国名,妘姓。在今河南鄆陵西北。此时已被郑武公所灭。后改称鄆陵。 4 大:重大,严重。认为……重大,严重。 5 如:不如。据说齐人语如此。 6 当国:相当于国君,与国君对等。 7 地:用如动词,记上地名。 8 无知:人名,弑齐襄公自立。见《庄公九年》。

【经】秋，七月，天王¹使宰咺²来归³惠公、仲子之赗⁴。

【传】宰者何？官也。咺者何？名也。曷为以官氏⁵？宰，士⁶也。惠公者何？隐之考也。仲子者何？桓之母也。何以不称夫人？桓未君也。赗者何？丧事有赗。赗者，盖以马，以乘马⁷束帛⁸。车马曰赗，货财曰赙⁹，衣被曰襚¹⁰。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？隐为桓立，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。然则何言尔？成公意也。其言来何？不及事也。其言惠公、仲子何？兼之。兼之非礼也。何以不言及仲子？仲子微也。

【经】秋季，七月，周王派宰咺来送给惠公、仲子的赗。

【传】“宰”是什么意思？是官名。“咺”是什么？是他的名。为什么用官名作氏？宰是宰官所属的士。惠公是什么人？是隐公的父亲。仲子是谁？是桓公的母亲。为什么不称她为夫人？因为当时桓公还没有做国君。赗是什么？丧事有赗。赗大致是用马，用四匹马加上五匹帛。助葬的车马叫赗，助葬的财货叫作赙，赠给死者的衣被叫作襚。桓公还没有做国君，诸侯为什么来给仲子赠送助葬的车马？隐公是代替桓公立为君的，所以将桓公母亲的丧事讣告诸侯。那么为什么要记上这一条？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意愿。用“来”是什么意思？是表示宰咺没有赶上丧葬的事。说“惠公、仲子”是什么意思？是兼赠两个人的助葬品。兼赠两个人的助葬品是不合礼制的。为什么不谈“(惠公)及仲子”呢？因为仲子的地位卑微。

【注释】 1 天王：指周平王。《春秋》对周王或称天子，或称天王，或称王。 2 咺(xuǎn)：这里用作人名。 3 归(kuì)：通“饋”，赠送。 4 赗(fèng)：以车马等物助丧家送丧。 5 以官氏：以官为姓氏。氏是姓的分支。 6 士：宰这个官下面的属员。 7 乘(shèng)马：四匹马拉的车。